

到世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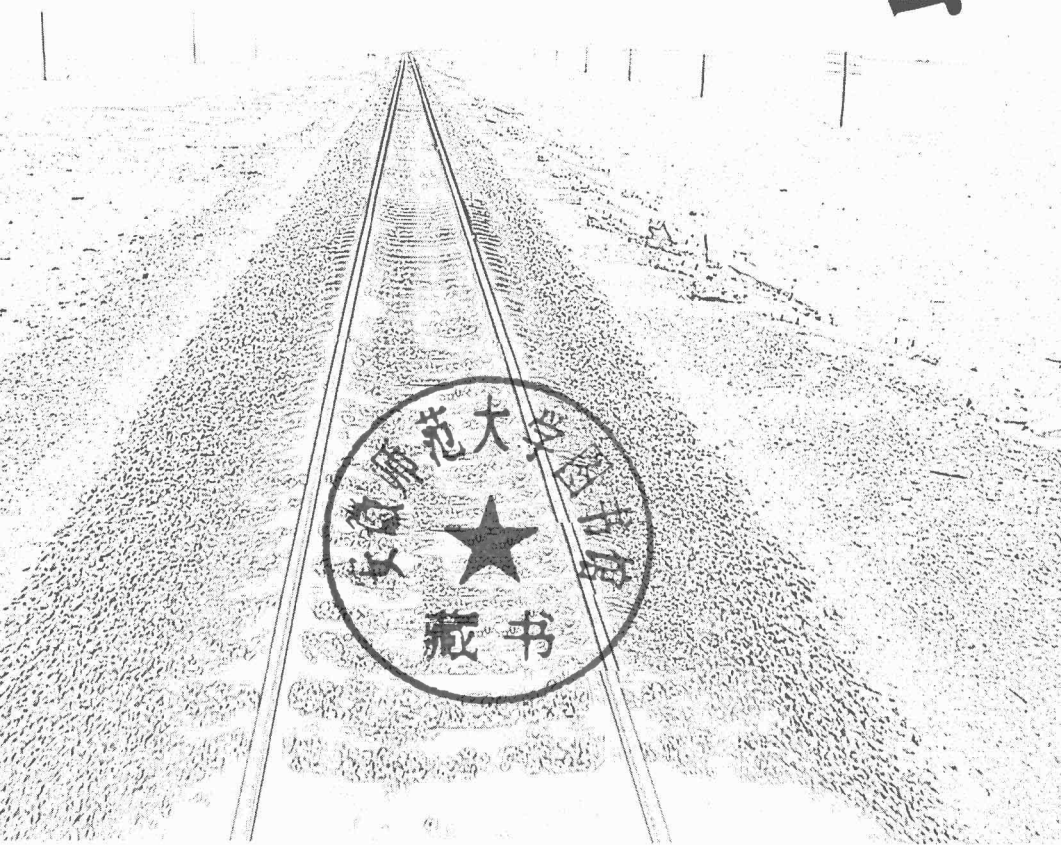
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

徐则臣 著



到世界去

徐则臣◎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世界去/徐则臣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354-5459-1

I. 到… II. 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3919号

策划编辑:姚常伟

特约编辑:孙晓静

责任编辑:李 潇 李 艳

封面设计:李朝霞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8.5 插页:1

版次: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7千字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徐则臣

六年前我想写一个小说，叫《到世界去》。裤子总是一不小心就提到腋下的年轻人，一年到头站在故乡边缘，看火车呼啸着奔向远方。此人从小被目为神经病，无正业可务，如同游魂到处飘荡。每天黄昏火车经过时，他会提前站上一处高台，看火车荒凉地来，茫然地走。最近的车站在百里以外，站多高都看不见，他从没去过。就这样歪歪斜斜生长的人，终年抱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到世界去。他想到外面看看，看什么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为什么要看同样不知道。他就是想看，仿佛怀揣一肚子的邪火。他的欲望无条件地指向远处，远，再远，更远，无穷远；他把故乡之外看不见的地方统称为“世界”，他要“到世界去”。

这个小说没有写，至今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六年前我还在学校念书，和那个年轻人一样，肚子里郁积了巨大的出走欲望，想从自己单调狭窄的生活里冲出去，从此放浪不羁，周游世界，天涯飘零。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就是这三个抽象的四字词，我就是想出去，生理性的本能一般的愿望；而我们待在学校里领受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规范，是要去除野性，把自己规训成家畜——现在教育之要务正在于把你方方正正地塞进西装和晚礼服里，这是我们早已达成共识的“文明”与“成功”。我在内心里跟自己打

架。只能打架，我要老老实实完成课业，将时间全部耗进去；就算我有大把的时间，出了门也多半饿死，像样的盘缠都凑不齐。这似乎是所有年轻人面临的共同问题：你有心力，你也有时间，但你出不去。

好了，我从学校里出来了。我开始工作、挣钱，我有心力，我也有了一点点盘缠，如你所想，我没有了时间。我开始面临另一个所有志在千里却被迫待在原地打转者的共同问题：想抽身出来痛痛快快地乱跑，是多么难哪，你被工作和家庭，被责任、义务和制度捆成了个粽子，你不得不过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日子。你还得憋着。所以我现在常想，如果几年前一咬牙一跺脚晕乎乎就写出了《到世界去》，那眼下，我很可能会认为那小说失之偏颇，必须写出个《到世界去》的续篇才能把真相完整地呈现出来。“到世界去”，没法到世界去的“到世界去”。

幸运的是，粽子偶尔也有松绑的时候，萝卜冷不丁也会形而上地挪挪窝，生活总得给我们喘口气的机会，然后因着各种理由，我到世界去了。的确，无论从哪个刁钻的角度看，坐飞机绕过半个地球都是到世界去；但我又在想，难道非要坐了火车和飞机一日千里才算到世界去？蚂蚁搬家一样地走，算不算？想来想去觉得也应该算。这些年，单是为念书我也换了不少地方，从村里的小学到镇上的初中，从县城里的高中到一座小城市里的大一大二，再到省会城市的大三大四，然后来北京读研，也算是一路在跑。倘若把到世界去理解成离家越走越远，那这么多年我其实已经在世界上了，一直在。事实上，故乡从来都是作为我们进入世界的起点，是每个人身心动荡的最恒久的参照和坐标。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生发一下：所谓到世界去，指的正是，眼睛盯着故乡人却越走越远。在这渐行渐远的一路上，腿脚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构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也就是说，

这些年我在持续的出走焦虑中早已开始了到世界去的征程：站在故乡的高台上远望火车，在路上，停下来整顿和思量；此三者皆在“世界”上。断断续续我把三者形诸文字，成书一册，无从落笔的小说改作了散文，还叫它《到世界去》。

2011年8月11日，知春里

目 录

001 / 自序 徐则臣

第一辑 生活在北京

002 / 生活在北京
015 / 跑步穿过中关村
022 / 暮色四合
024 / 望断西山
027 / 幸福的高度
030 / 冬天、雪和伟大的北京城
032 / 露天电影
037 / 此心不安处是吾乡

第二辑 近乡

046 / 跑多远才能回到家
050 / 看《围城》的那些年
054 / 贵人
058 / 九年
062 / 夜火车,小县城
065 / 水晶八条
069 / 无法返回的生活
071 / 半个月亮爬上来

- 074 / 祖母说
078 / 一座桥
081 / 空心柳
084 / 最后一个货郎
090 / 仪式
096 / 黑夜的声音
102 / 野游
104 / 一辈子没出过村子的人
106 / 算命瞎子
109 / 开往北京的火车
112 / 祖父的早晨
116 / 去小学校的路
123 / 一个人的天堂

第三辑 世界两侧

- 130 / 那些路
132 / 开往黑夜的火车
135 / 生活在楼上
139 / 鬼城记
143 / 汤阴行
147 / 在腊月里想起增城
151 / 上林赋
156 / 恍惚文登是故乡

- 162 / 杯外谈酒,以及古井贡
171 / 古县牡丹记
175 / 沿铁路向前走
181 / 天黑以后
188 / 母亲的牙齿
192 / 风吹一生
197 / 阳光与阴影
200 / 纸上生活
203 / 走过花街的今昔

第四辑 30岁出门远行

- 208 / 美国行记之教堂
216 / 美国行记之镇与小镇
225 / 奥马哈这一段天大地大
228 / 从爱荷华开始
258 / 韩事两段
264 / 海德堡
267 / 法兰克福记
272 / 阿姆斯特丹和我们的历史
276 / 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
280 / 用文学挣钱是门艺术
283 / 我为什么喜欢梵高

第一辑

生活在北京

在北京都得小跑着生活，慢了就要受指针的罪，那家伙比刀锋利，拦腰撞上咔嚓一下人就废了。他们的比喻真切生动，可我希望时间慢下来，生活简单些，让我从容地做好每一件想做的事。

生活在北京

时间有了加速度

25岁开始，时间突然有了加速度，很多想好的事情都来不及做。而在24岁时，我还觉得时光晃晃悠悠，什么事都可以容我一一做来。那时候我待在一个小城里教书，运河从城市穿过，我向一群和我年纪相当的学生讲授美学和写作，下了课一个人躲在宿舍里闷头写小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到外面去看看，出走的念头大风一样鼓舞着，让我对将来充满莫名其妙的希望。希望里可能有什么，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只一个抽象的信念就足以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浑身生出使不完的劲儿。24岁这一年我来到北京，生活跟过去形成一个尖锐的转折，我把行李箱放在这个叫北京的城市里，想，一切从现在开始。我的确这么想，什么事情都还来得及，新年新气象，且看我一一做来。

我没来过北京，对北京也没什么概念，想象里的北京和“我爱北京天安门”联系在一起，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歌曲、影视和媒体在我们内心成功地建构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宏大的专有名词；还和道听途说中的首都

联系在一起，我老家的很多年轻人都在北京混饭吃，我们称之为“跑北京的”，他们率先发了财，他们带回来无数真伪难辨的遥远的细节，在这些细节里，金光闪闪的颜色时常要暗下来，或者比金光闪闪更耀眼；此外就是北大、清华等高校，这是所有经过高考的人暗藏心中的圣地，而我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这朝圣般的旅程；当然，更为重要的理由在这里：它能让我出来看看。我憋坏了，迫不及待要到世界上来看看。

没看过北京，没在它的某条街道上喝过一杯水，这个城市对我依然是抽象的。但我觉得我们是亲人，我们会一点点熟悉起来。

所以考研成绩下来之后，我第一次来北京，紧张得几近煎熬。不是为面试和教授们的发问紧张，而是担心被淘汰，因为在此前近 20 年的考试中，我很少有哪次能够提前胜券在握。考不取，意味着通往世界的一扇门对我关闭，而我当时通往世界的机会似乎极为稀少。那些天正赶上沙尘暴，风大，我穿得不多，积攒的一点信心和体温很快被吹没了。尘沙满天，很多人把头脸裹在纱巾里穿过马路，像一群奇怪的阿拉伯人。我在北大的校园里转了很多圈，尤其是未名湖边，昏昏晃晃我都踩了一遍，心情相当悲壮，要是考不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来第二趟，踩一脚少一脚。美丽的湖光和塔影，宏大庄严的学府气派，那些视北大生活为平常的自由的北大学生，简直没天理。但他们的确很刺激人，我咬牙切齿地想，要是能来念书，这未名湖我每天都来转转，来日方长，做什么事我都还来得及。

这第一次，我对北京的印象并不好。楼很高，灰头土脸的；马路干白迂阔，车堵得嗓子眼疼；公交车绕的弯子过多，来去的站牌不对称，我把车坐错了好几次；天安门没有想象中的高大。需要一场大雨，把这个城市的灰尘洗掉，我想象中的北京的繁华应当是鲜亮的。但我喜欢北大和未

名湖。

9月份进了北大。从此一直到毕业，环湖漫步不超过十次，其中大部分还是陪朋友参观。可见，即便时间允许你随心所欲，你还是有很多事情干不成。当然，在这里我要说的不是什么能干成什么干不成，我要说的是时间突然在我25岁之后有了加速度的事。

2002年秋天，报完到我住进万泉河边的万柳北大研究生公寓。那里有几千号研究生，我的窗户面对西山。我一直感觉不清它的准确方向，但窗户里既然嵌着连绵的西山，那一定是朝西了，夏天下午的阳光照进来，把地板烤得仿佛随时会燃烧。冬天很好，我乐意坐在阳光底下看书、写东西。我对2002年的印象、乃至整个万柳生活的印象，总避不开那把廉价的电脑椅子。从硅谷买的，60块钱，我深陷其中过了三年。看书、写论文和小说、上网、看电影、发呆，椅子上的生活占据了时间的绝大部分。刚来北京，除了看书上课写作我无所事事，对写作似乎有长远的规划，我想时间足够宽裕和漫长，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不逼着自己干活，除非为了在某个时间前必须干完什么事，我才会加班加点。万柳距离北大十里路，没课我不去学校，生活主要在宿舍区展开。

到了第二年，我25岁，有一天发现自己竟然忙起来了。除看书上课写作之外，有了很多朋友和外面的生活，而且，我需要零散地赚点儿钱来买书和补贴生活。除了北大，出了万柳我还需要去其他地方，要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从这件事跑到那件事上，由这个人见到那个人；然后是我有意识地想认识一下北京，我要去看看；所有的事情加起来，不用掐指，也知道时间不够了。列好的读书计划开始拖延，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经常因为逾期要交罚款。经常要把时间切割成很多碎片，每一片单独命名，相应地决定坐车还是骑车，看这本书还是那本书，写这篇东西还是那篇东西。也许

是因为跟世界的联系开始多了，认识的朋友也多了，刚来北京我只认识老师和同学，现在相互嘱托的事情也多了，想法时刻在变，阅读的胃口也在变，我成了杂食动物，各种书籍多得必须堆到床上去。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止步的迹象。工作之后的生活远比待在学校里复杂，下了班我常感到疲惫。大概我生来就是见不得繁乱的人，大概我所认为的繁复在别人不过等闲，但对于我，头绪多我会不知所措，我一直绝望地羡慕一心可以二用、三用乃至很多用的人。我不行，我把通往世界的那扇门打开，岂料外面风大，鱼贯而入，吹乱了我的生活。手表的指针转速和我身体里的指针转速步调不同，我的计划有点儿跟不上，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一个声音就告诉你：时间到。另一个声音又响起：时间开始了。

朋友们说，这是通病。在北京都得小跑着生活，慢了就要受指针的罪，那家伙比刀锋利，拦腰撞上咔嚓一下人就废了。他们的比喻真切生动，可我希望时间慢下来，生活简单些，让我从容地做好每一件想做的事。我开始怀念过去工作过的小城，慢悠悠的运河水流的节奏，我骑着单车在水边巷子里穿梭，几百年的老房子静立两旁，没有人催你；而不是现在这样，你要赶在红灯之前冲过路口，你要跟上大部队的节奏，慢了背后就喇叭齐鸣。你需要一天一天计算着过，精确到小时和分钟，还要提防那些突发事件，它们会把你空白的的时间填满，把你制订的计划推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得不让自己的想法逐渐务实，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来得及做，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值得去做。这，不好也好，好也不好。25岁以后的北京生活，我被迫一只眼睛看路，一只眼睛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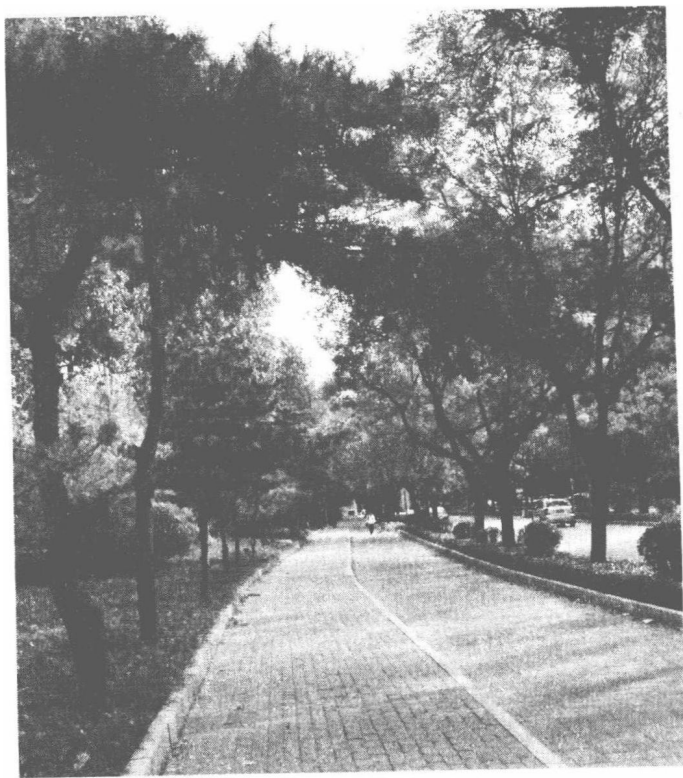
四个住处一个家

在北京六年多我住过五个地方，除了现在我端坐其中敲键盘的家，之前四个我更习惯依次称之为“宿舍”、“小屋”、“芙蓉里”和“海淀南路”。

宿舍在万柳学生公寓，北京的西北角。2002 年我来报到，出租车司机绕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工地，马路修了半截子，很多年轻人拎着行李在一幢巨大的楼前出入。司机说，只能是这里。那时候海淀区政府和公安局还是一片荒地，中关村三小尚无踪影，康桥水郡、万城华府等高档社区的地基上散布着低矮破旧的平房，工人们走在尘土里。完全是都市里的乡村。这样的北京我有几点接受不了，太不像样了。当时我对“都市化”的想象还停留在小城镇阶段，以为这个地段要繁华起来，还需要漫长的一段历程。但只几年过去，不变的就只是公寓西边的昆玉河水在流，忽如一夜春风，高楼从大地上长出来，半空里是楼房，地上挤满了人和车，成了都市里的都市。那时候我不知道楼房是都市的先遣队，它们开到哪里，“都市化”便会立马将周围占领。

与宿舍隔一条马路的是万泉新新家园，还有一个我忘了名字的高档住宅区，据说住着柳传志等人。当时的房价每平米八千，我们同学都觉得贵得离谱，现在已经好几个八千了。老同学聚会说起来，拧胳膊拍大腿地后悔，要是当年咬咬牙跺跺脚买上一两套，哥们儿今天就是好几百万的富翁了。可是，哥们儿当年买双拖鞋都得挑最便宜的。

过了昆玉河是远大路，我站在西向的窗前看河对岸金源购物中心一



林木幽深(张鸿摄)

在24岁时，我还觉得时光晃悠悠，什么事都可以容我一一
做来。

寸寸建起来。传说是亚洲最大的超市，我就奇怪，如此庞大的超市有多少东西可卖呢。觉得建得挺花哨，周身用了很多种颜色的瓷砖。建成了，我和同学瘪着口袋去参观，哪里是什么超市，空间分门别类无数块，卖什么的都有，当然都是高档的，小吃的价钱也相当可观。建造之初附近的有钱人没现在多，生意颇有点儿冷清，小吃店的师傅和服务员趴在餐桌上打瞌睡。前两天我又去，厕所里人流都不断，才几年啊，日子就好过成这样。吃过晚饭我常去里面的纸老虎书店，翻完这本书再翻那本，肚子里消化得差不多了就打道回府。除非打折，坚决不买书。

另一个散步地点是昆玉河边，沿着水走身心通泰。尤其夏天，看水、看船、看人坐在河边的大排档里喝冰镇的啤酒。酒我没兴趣，羡慕的是黄昏降临时他们所有的安宁的时光。即便现在，一到夏天，置身琐碎喧嚣的生活里时，我都时时有去昆玉河边坐一坐的冲动。端一杯冰镇的扎啤，看世界以椅子为圆心慢慢地向四周静下来、慢下来。河边要建成北京的大氧吧，一直有此传闻。我不知道大氧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纳闷儿的是当时号称万柳之地像样的柳树甚少，昆玉河边倒还有几棵像样的，马路两边的全是瘦骨嶙峋，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现在应该好一点儿，因为柳树长得快，起码三五年之后，那些营养不良的小柳条至少看起来像柳树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宿舍，3区534室。去一趟北大很麻烦，公交332支线兼作校车，早去晚归的人很多，挤不上正常。后来校车多了点儿，课又少了，更不需要去学校了。现在想起来，我好像一年到头坐在那把廉价的电脑椅子上。食堂在楼下，打了饭上来吃，如果没有别的事，找不到理由离开那把椅子。闹“SARS”的时候封校，停课，我在宿舍里结结实实地坐了近两个月。疯狂地下载电影看，隔壁的一个同学据说那段时间看了一百多部。那段与世隔绝的时光是我的好日子，看完电影我开始